

杭州

西湖新
寻

王旭烽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China

西
湖
新
登
州
景

K-319 定价: 10.60 元

ISBN 7-5325-2856-1



9 787532 528561 >





国防大学 2 075 9072 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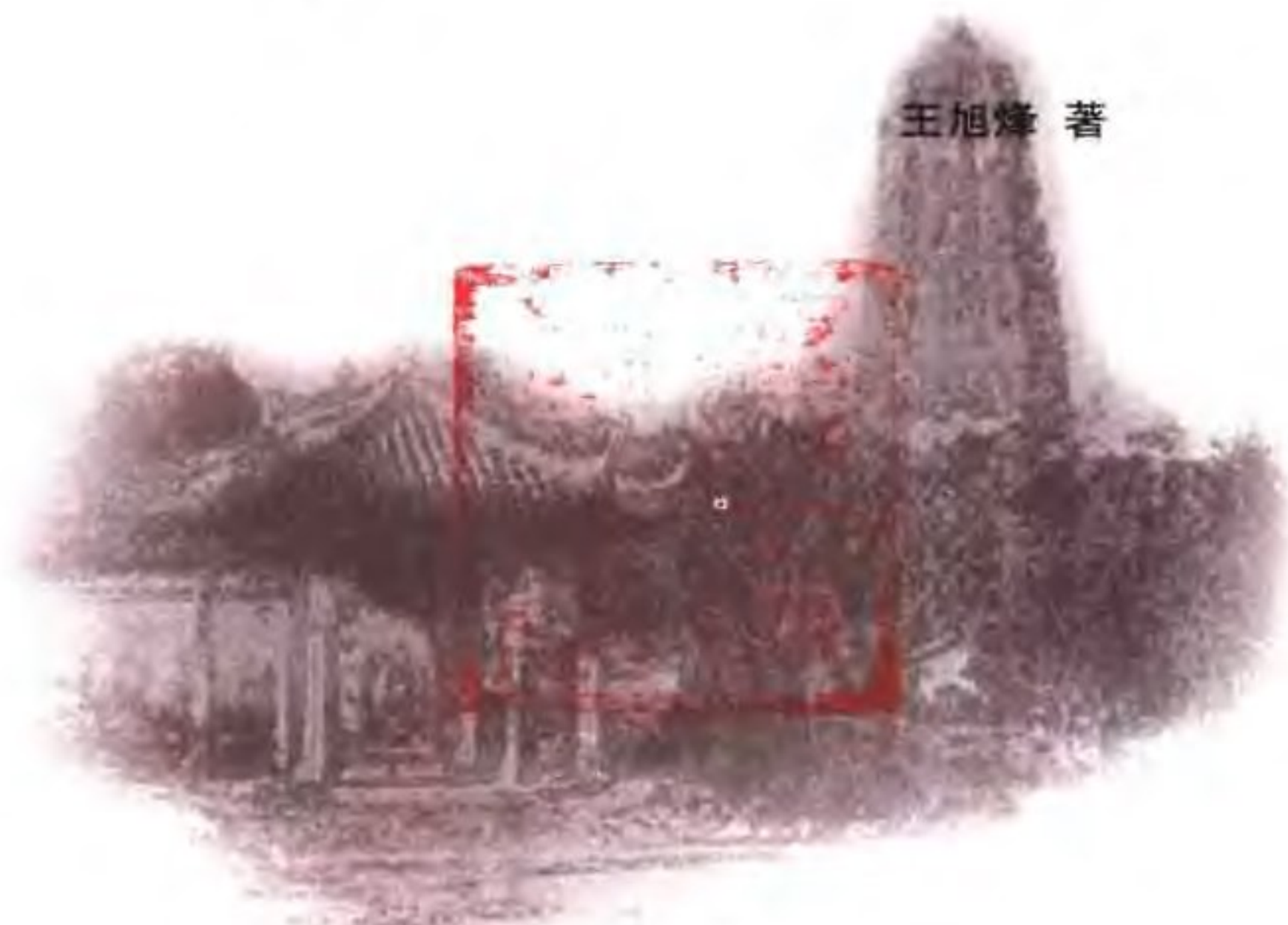
古 / 城 / 文 / 化 / 随 / 笔 /

西湖新 寻



杭
州

王旭烽 著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湖新梦寻——杭州/王旭烽著. —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 2001. 2

(古城文化随笔系列)

ISBN 7-5325-2856-1

I. 西... II. 王... III. ①随笔-作品集 中国-当代
②名胜古迹-杭州市 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59679 号

古城文化随笔

西湖新梦寻——杭州

王旭烽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)

总发行所 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5 字数 162,000

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6,000

ISBN 7-5325-2856-1

K·319 定价: 10.60 元

前 言

公元 835 年,中唐著名诗人姚合到杭州任刺史,身在洛阳的前杭州刺史、大诗人白居易兴奋地送了他一首诗,开篇就说:与君细话杭州事,为我留心莫等闲;收篇则曰:且喜诗人重管领,遥飞一盏贺江山。

一千多年前,伟大的诗人就意识到,杭州是一个值得“细话”、必须“留心”,且“莫等闲”的地方,若得诗人管领,那是要额手称庆,为祝贺西湖山水而痛饮一盏的。

细话杭州,究竟从何说起呢?

一话杭州,在于她的历史悠久。五到十万年前,杭州辖区建德就出现了古人类足迹,四千多年前,余杭良渚,升起了人类文明的曙光;春秋战国,吴越在此争霸,秦始皇一统天下,杭州便纳入了他的王土。以后历朝历代,杭州地位越来越显重要。吴越为国都,南宋再为京都,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,奠定了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的历史地位。

二话杭州,在于她江山多娇,人文粹集。都说上有天堂,下有苏杭,杭州之美,名冠天下。杭州之有西湖,如佳人之有明眸美眉,已使人心旷神怡,又加历代人民的建设创造,杭州之精美,不由人不赞叹之。你在杭州的山水中走,也是在杭州的精神世界中走。密集的人文含量,注入美丽的山水景观,就像绝代佳人又有丰富的精神内涵,如此窈窕淑女,君子怎么能不辗转反侧、梦寐以求呢?

AA432/07

三话杭州,在于杭州的丰饶富足。江南水土肥美,自然有它天时地利的一面,但人民世世代代的勤劳智慧,历史上一些治理者的明智有方,形成了此地的一种精神风貌,那就是对建设家园的热衷,在对精神世界不懈追求的同时,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物质世界热烈的想往。这种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,对今天改革开放下的杭州现代化进程,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四话杭州,在于其在历史进程、文化、思想上对中国乃至全人类所作出的重大贡献。一般以为杭州风流富贵之乡,出大才子可,出大圣贤不可,此言谬矣。西子湖,是一个整理思想的最佳去处。不说历代大师们在杭州的文化建树,包括宗教的、国学的、文学的等等方面内容,就是近现代史上,又有多少仁人志士,给我们留下多少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辛亥革命、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、中国共产党的建立……在杭州都留下了浓重的历史印迹。

苏东坡诗云:“欲把西湖比西子,淡妆浓抹总相宜。”杭州是可以从各个不同角度去细说的城市,因为她的蕴含是相当丰富的。而这本书的角度则通过文化景观这扇门,引您窥其大略。若其中风光使您流连忘返,那么,现实的杭州就在江南佳丽之地,亲切地迎候着您呢。

王旭烽

前言 /1

湖上

西湖与钱江潮 /1

水世界上漂来的船 /10

一半勾留是此湖 /14

杭州之眉 /21

孤山不孤 /28

大隐隐于山 /35

为我名山留片席 /41

话说文澜阁 /44

咫尺金石 江山无限 /50

碧湖又落一叶枫 /57

大珠小珠落玉盘 /62

湖上四庄 /70

杭城三塔 /79

城中

李泌和相国井 /86

皋亭丹心 /90

剑气箫心 /95

最后的清吟 /101

元宝巷的主人 /106

别了，司徒雷登 /114

吴山越水 花鸟精神 /119

南山

梦之泉 /129

两袖清风 /134

好山色 /138

国学大师 先哲精神 /143

钱江上的彩虹 /148

宋城斜阳 /154

吴山天风 /159

北山

黄泽不竭 /166

一市秋茶说岳王 /171

葛岭曾有半闲堂 /178

西山残云 /183

灵隐佛光 /187

咫尺西天 /194

情到极致三生缘 /200

家在西子湖上——代后记 /205

州刺史，两位刺史常在苏杭二地诗酒唱和，脍炙人口，应该给少年白居易留下很深的印象，几十年以后他自己的人生经历，恰恰暗合了他少年时代所羡慕的诗人的生活。

白居易青年时代不能说不踌躇满志。28岁中了进士，春风得意。不过诗人一得意就容易忘形，口没遮拦，封建社会把这种对朝廷的直言称之为进谏，而进谏又往往是要受惩罚的。这一罚，罚到了江州，罚出了千古名篇《琵琶行》。后来他又被移至忠州，然后，西湖山水千古有幸，终于迎来了伟大的人民诗人和朝廷贬官白乐天，这一贬，又贬出了一条名垂千古的白堤。白居易虽然官场不幸，但为诗为官，最终都是青史留名的。

白居易刺杭那年为公元822年，他已经整整50周岁了，七月盛夏从京城长安出发，一路东行三个月，才到杭州。贬官之人，失落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。然而，到杭州的当天，他就写了《杭州刺史谢上表》，虽然是一篇例行的公文，却写得声情并茂。仿佛一见到西湖山水，心情就发生了重大变化。

诗人在杭州的政绩，最著者当为筑西湖湖堤和疏通六井。这湖堤，是真正的白堤，人们通常以为就是现在的这条白堤。

其实现在这条被人们称之为白堤的堤坝，比白居易真正筑的白堤年代更久远，它是西子湖古老的一翅羽翼，白居易到杭州前它就在那里，人称白沙堤。白居易的名诗《钱塘湖春行》中言：“乱花渐欲迷人眼，浅草才能没马蹄。最爱湖东行不足，绿杨阴里白沙堤。”这个白沙堤，也就是今天的白堤。它从当年的杭州钱塘门外向西，通往孤山，全长一公里。如今堤上一路有桥——断桥、锦带桥，直到西泠桥，一路向西，右边一侧首，是葛岭、宝石山和北里湖，南边一展望，是吴山、玉泉山、南屏山。

由于这条长堤通向美丽的孤山，所以从宋代开始，这条堤就被称之为孤山路了。明朝，一个叫孙隆的大太监，在白沙堤上重新垫土铺沙，广植桃柳。此堤又改姓了孙——孙堤。年深日久，

湖 上

西湖与钱江潮

我们想知道一个湖的故事，但我们先从一条江说起。钱塘江和西子湖挨得很近，它俩和大海也挨得很近。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比喻，西湖是大海的婴儿，又是钱塘江的小弟弟。曾经当过浙大校长的竺可桢先生，在他的《杭州西湖生成的原因》一文中说得很清楚，也很权威：假使我们能追想钱塘江最初形成时的情形，冲积土尚未沉淀下来，现在杭州所在的地方，还是一片汪洋，西湖也不过是钱塘江口附近的一个小小湾儿。后来钱塘江沉淀的泥沙，慢慢地把湾口塞住，变成了一个泻湖。这个泻湖，也就是西湖。

可见，没有钱塘江，就没有西湖。

多年前，我曾来到浙西开化深山老林中的莲花尖。此处乃浙、皖、赣三省交界处，钱塘江南源。一条山涧从密林深处泻下，直向远方。我用一只脚跨过涧水，大声宣布，我一步就跨过了钱塘江！

我又沿着山涧到全中国相思鸟栖息最多的马金溪畔，再往前走，进入了有蔗田和桑园泽被两岸的常山港。钱塘江的另一

源头从安徽休宁而来，人称新安江。借问新安江，水清何如此，江面上为何又生出这样神秘的白雾？来不及继续李白的好奇了，我又驶向了梅城至闻家堰的富春江，富春江风烟俱静，碧水蓝天，风光绝佳，是大文学家郁达夫的家乡。

少时家住富阳城，和郁达夫的几个晚辈同过学。学校就在鹤山脚下，鹤山之上则有双郁亭和郁曼陀血衣冢，鹤山脚下便是富春江水。年年有清明，我们也年年绕着双郁亭长大，知道那血衣坟冢里有着某种神圣的东西存在，但不知道那是什么。许多年后再来亭上，极目远望，烟雨茫茫，恰是古人“大江东去，浪淘尽、千古风流人物”的意境。再看亭上兄弟双烈诗联：劫后湖山谁做主，俊豪子弟满江东。放眼富春江，对岸烟雨迷茫之处，那不正是三国吴大帝孙权的故乡吗？“天下英雄谁敌手？曹、刘。生子当如孙仲谋”，这孙仲谋，就生在富春江边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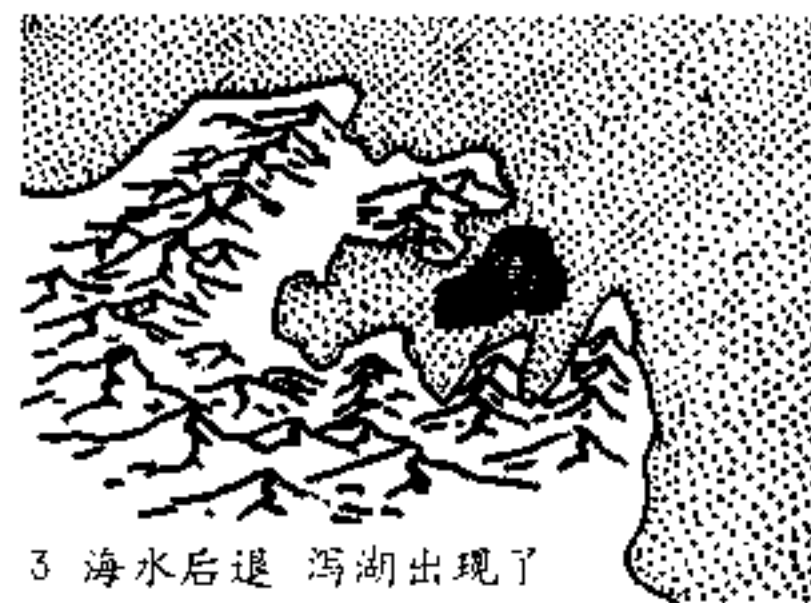
富春江雅称春江，春江首先让我想起古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。拾阶上鹤山，平台中央有一株大樟树，那身着羽衣、手执羽扇的



1 地质年代中的浅海湾



2 泥沙愈淤积 海湾越浅小



3 海水后退 泻湖出现了

竺可桢：西湖形成图

古典少女，是否曾在月下围着香樟树起舞？月光下的春江水闪闪发亮，铺出了一条月光路，直达夜空，真的，那是我亲眼看到的。

春江还让我想起那个诗人皇帝南唐李煜。据说公元420年，一位名叫李重耳的西凉国王的后裔来到了富阳，在春江边隐居，死后就葬在钟塔山，李煜是他的第二十三代孙。吴越国王与南唐国君有着姻亲关系，公元981年，李煜死去三年之后，从前的吴越国王、后来的降臣钱俶从汴京回杭省亲，还亲自为李煜撰写了墓志铭。

现在的洛阳，也有李煜墓，不知与富阳之墓孰真孰假。但我是满怀热情希望这位天才诗人葬在富春江畔的。

富春江前行数十里，就到了杭州城的东南面，这时它已经被叫做钱塘江了。也就是在这里，它与西子湖擦肩而过。钱塘江为了这天下最美的山光水色，为了天堂降临人间的胜迹，果断地折了一次腰。这个躬，鞠得实在是太深了，形如反写的“之”字，所以浙江又被称为“之江”。

正是在这里，我们看到了飞架洪涛，贯通浙江东、西的钱塘江大桥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走上它的桥面，看着滚滚的东流水，想起我曾经在钱塘江南岸的桥下入水，在一个月夜横渡钱塘江，想起我曾经在江心看到了夜空上的一枚发红的月亮，想起那“星垂平野阔，月涌大江流”的意境。

江水在此处行过了大礼，对小弟弟西湖也算是遥致过敬意了，钱塘江又开始前行，直到闻家堰至激浦。蜿蜒吴山越水，纵览两浙大地，行程605公里的钱塘江终于在杭州湾澎湃入海。我曾站在激浦的山头遥望江海汇合，生命的须臾与江流的万古，个人的渺小与大海的壮阔，万千情怀涌上心头。

然后，我折回浪迹的足印，来到今日杭州城对岸的萧山钱塘江南岸，准备拍摄钱江潮水。事先并未选择日期，也不知萧山的

钱江潮有多厉害，站在堤岸下一只小船旁，用那缆绳在腰间松松拉过。孰料惊涛扑来，迅雷不及掩耳地从我齐腰深处卷过，岸上观者惊叫狂喊。我抓住缆绳，如沉如浮，如呆如痴。无那缆绳，我几成鱼鳖，我身披的大衣则被席卷而去，须臾不见踪影。

这便是我亲身经历过的钱塘江大潮！我与这八月十八潮、壮观天下无的举世奇观，便是这样相识的。

钱塘江潮涌，每月两次，为农历初一和十五。一般以为农历八月十五至十八最壮观，观潮地点则以海宁盐官最佳，坐车半小时就能从杭州到达。

张岱有文记潮景，无人再能超过，录于此处：

立塘上，见潮头一线从海宁而来，直奔塘上。稍近，则隐隐露白，如驱千百群小鹅，擘翼惊飞。渐近，喷沫冰花蹴起，如百万雪狮蔽江而下，怒雷鞭之，万首镗镗，无敢后先。再近则飓风逼之，势欲拍岸而上，看者辟易，走避塘下。潮到塘，尽力一礴，水击射，溅起数丈，著面皆湿。旋转而右，龟山一挡，轰怒非常，炮碎龙湫，半空雪舞，看之惊眩。坐半日，颜始定。

钱江潮头最高可达 2.5 米，速度每秒 10 米，带海水每秒数

万吨,力量惊人。1953年8月大潮,海宁江塘一只三千多斤重的“镇海铁牛”,被冲出十几米外,这些年观潮,因人不慎而被潮卷走也时有所闻。

钱塘江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涌潮呢?古代的杭州人以为,那是因为两位冤屈的英雄伍子胥和文种的缘故。他们分别被吴王夫差和越王勾践忘恩负义地屈杀了,天地间一腔冤气无处排遣,那子胥的魂儿背着文种,便一起游向了大海。那可真是豪气贯天、怒气冲海的英雄气概,原来吴越子弟金戈铁马,并不下燕赵儿女的慷慨悲歌。

实际上,潮汐现象只是日月引力和地球自转产生的离心力所致,再加上杭州湾口大里小,在海宁盐官只有3公里宽,到澉浦也只有20公里,可是一入海口,竟有100公里宽了,这个喇叭形河口,就是钱塘江潮形成的首要条件。

杭州的观潮之风,先秦两汉就有,晋代有个大画家顾恺之,就是画《女史箴图》的那一位,还专门写过一篇《观潮赋》。唐时观潮已成习俗,我们知道那时观潮既不要跑到盐官也不要跑到萧山,往杭州哪座山上一站都能看到。白居易在他的官府里建了个郡亭,躺在那里就能看得见潮头,你想,那潮水离西湖有多近,无怪白居易又要写诗了:

早潮才落晚潮来,一月周流六十回。

不独光阴朝复暮,杭州老去被潮催。

至五代吴越,钱镠建都杭州,在江干造了一个阅兵的碧波亭,他的孙子钱俶就把这个亭子拿来观潮,还写了一副有关钱塘江的最早楹联:三千里外一条水,十二时中两度潮。

伍子胥的被拜为潮神并在吴山筑庙大约在唐时,因为相传伍子胥自杀尸体漂入钱塘江前,要求把自己的眼睛剜下来挂在城头以便看到吴国灭亡。杭人以为他的灵魂在江中发怒而起潮,故每每八月中旬,乐工便奏乐歌舞,以猪、羊、金、酒沉入江中

祭奠之……然那朝朝暮暮随潮而来的凛凛然报仇雪耻之气，哪里是几炷香能够平息得了的，江潮依旧年年来，到了北宋，观潮成了“万人空巷”的狂欢日。

我少年时读潘阆《酒泉子·长忆观潮》，中有“弄潮儿向涛头立，手把红旗旗不湿”之句，总不解手把红旗在惊涛骇浪里怎么旗帜还能不湿呢？后来才知，宋时有一支军队日日在钱塘江中教阅水军，那些弄潮儿大概就是这些无所畏惧的越中男儿，他们一个个都是浪里白条，执彩旗、树画伞，踏浪翻腾，以夸才能。豪民香客，争赏财物。他们是拿命在与大自然搏斗，谁知又有多少人在此间丧命，无怪杭人倾城观之。那种惊险刺激、时不时要倒吸一口凉气的感觉，大概要比今天的海滩冲浪还有过之吧。

《水浒传》中有一位英雄名叫张顺，人称浪里白条，最后战死在杭州涌金门的水闸间。专家考证说《水浒传》成书于杭州，其中有一个证据就说张顺的水性从钱塘潮中而来。宋人龚圣与所作的《宋江三十六赞》，赞张顺为：雪浪如山，汝能自跳，愿随忠君，来驾怒潮。这里形容的，不正是钱塘江潮中的弄潮儿形象吗？

南宋时，八月十八被正式定为观潮节了。杭州人有那性急的，十一日便开始赶去看，到十六、十七、十八，十余里间，珠翠罗绮相接，沿途摊贩林立，水果糕点，风味小食，酒菜卤味，南北上货，工艺特产，书籍字画，应有尽有。

元代，钱江秋涛成为钱塘八景之一，历经明、清、民国，至今盛况不衰，只是地点越来越远了。今天杭州人观潮，可以去两处，海宁和萧山。海宁盐官是传统的观潮之地，镇很小，但名气很大，海宁人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的重要场景，就出现在盐官。规模恢宏的海神庙，正殿供着海神，左右供奉着吴越王钱镠和伍子胥。陈阁老家的大宅园如今只剩一角了，但那株已经六百岁的罗汉松还在诉说着往事。民间野史中的陈阁